

春风燕子楼

关鸿 魏平主编 海外学者文丛 左舜生文史札记

ChunFeng YanZiLou

ZuoShunSheng

WenShi ZhaJi

学林出版社



春风燕子楼

七五八 文史札记

吉林出版社



外学者丛书

关鸿 魏平主编

春风燕子楼

——左舜生文史杂记

作 者:左舜生

责任编辑:徐智明

装帧设计:沈兆荣 周剑峰

出 版:学林出版社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上海港东印刷厂

版 次: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9.5

字 数:16.1 万

印 数:5000 册

定 价:14.00 元

ISBN 7—80616—277—1/G·51

出版缘起

中国几千年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曾孕育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特别是时光进入 20 世纪,在中西方文化冲撞与交融的大背景下,更是涌现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们才思横溢、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建树颇丰,从而又大大丰富了中国学术文化传统,使之独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批学者中的有些人长期侨居和治学于海外,造成大陆读者对他们的研究成果、治学生涯及本人的学养、处世了解甚少。为此,我社决定推出“海外学者文丛”。诚然,我们并不赞同其中一些学者对中国政治的某些态度及本丛书中的部分学术观点,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他们的学术文化成就的认同。唯其如此,作为了解和研究中国 20 世纪学术文化状况和学者风貌的一种补充,本丛书自有独特的出版价值。鉴于大

陆在当今语法体系等方面与海外的习惯有些不同,因此,在编辑过程中作了少量删节,特此说明。

学林出版社

1997年1月

卷首语

在 1949 年离开内地的那一代学者中,左舜生是与政治纠葛最深、政治态度最复杂的一位。

左舜生 1893 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塾师家庭。1911 年,他入长沙县立师范,1914 年赴上海震旦大学学法文,1919 年赴法留学。他是“少年中国”学会早期成员,任“少中”评议部主任,负责《少年中国》杂志和“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的出版。但他与“少年中国”中的左派李大钊、邓中夏、毛泽东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不同,主张国家主义。1923 年,“少年中国”学会分裂。

随后,国家主义派建立中国青年党,是最早的文艺政党之一。左舜生是其主要领导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青年党主张全国一致抗日。左舜生写的《毁党救国之言》还印成传单。左舜生与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一起成立了民主党政团体,开展了民主宪政运

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中共注意到了中国青年党这种变化,在抗战中实行统一战线,与其多方面合作。

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前身)成立,左舜生是四个发起人之一,又被推为政治纲领起草人之一。在他担任民盟秘书长期间,与周恩来、董必武保持经常联系,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反对国民党的专制与分裂活动,为抗日战争贡献了他一份力量。

1945年7月,左舜生以民盟代理主席身分与黄炎培、傅斯年、章伯钧等人一起访问延安。由于少年中国学会的老关系,他还与毛泽东进行单独会谈,从而加深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对他继续以民主党派立场,调解国共冲突,促进民主宪政运动,产生了促进作用。这时期的民盟文件,大都出自左舜生之手。

抗战胜利后,中国青年党改变了在国共政党间基本中立的立场,从民盟中分裂出去,重又转向反共,追随国民党。左舜生虽然仍被选为民盟中央秘书长,但不再出席民盟会议。

1949年4月,左舜生携家自上海离开大陆。他晚年“对于党人生活与现实政治实在是非常厌倦”,希望寻找一种“凌空的环境和超然的地位”,于是开始在大学教书。选在本书中的文字大都是他晚年研究近代史的成果。

目 录

目 录

第一辑

略谈李白	3
略谈杜甫	18
中国文学史上的王昭君	36
春风燕子楼	44
附录:关于张仲素	50
苏家三父子	56
李清照及其《漱玉词》	63
班昭与蔡琰	70
黄遵宪其人及其诗	75
西洋文学翻译者林纾	97
附录一:辜鸿铭与严复	100
附录二:严复与袁世凯	102
附录三:严复与康梁	105
附录四:严复与白话文	106
附录五:关于《茶花女》剧本	108
郁达夫与徐志摩	111
评钱宾四先生释苏诗兼谈《红楼梦》	115
第二辑	
林则徐的一生	127

记张荫桓	142
清末建设与盛宣怀	154
张謇及其事业	159
附录:张謇与沈寿	164
清民之际的梁士诒	171
清末改革运动的四大领袖	
——康·梁·孙·黄	179
谭嗣同评传	191
孙中山的百年诞辰	241
宋教仁著《我之历史》	252
五四运动与蔡元培	264
我所见晚年的章炳麟	272
厌世自沉的王国维	281
附录一:王国维与沈曾植	287
附录二:王国维与《红楼梦》	289
附录三:王国维的词	292

第一辑

略谈李白

“翰林江左日，员外剑南时，不得高官职，仍逢苦乱离。暮年逋客恨，浮世谪仙悲，吟咏留千古，声名动四夷。文场供秀句，乐府待新词，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

上面这首诗，是白居易读过李白和杜甫的诗集以后写下来的。李白（701—762）约长于杜甫（712—770）十一岁，大约在李白的四十以后，杜甫的三十以后，他们便做了很好的朋友。尽管在中国的诗坛，自来是李杜并称；尽管他们所遭遇的困厄，乃至垂老不得志而客死异地，也有不少的相似之点；可是他们两位的人生态度与作品内容，却彼此保有一种迥然不同的气象。照白居易的解释，把他们两位摆在那样一种时代，只是天意，好像要他们专为人间产生几首好诗。这就诗人的本身说来，也许是不幸，但就我们读诗的

人说来，除在欣赏他们作品的时候，也多少为他们的处境有些扼腕以外，却未尝不为我们有机会读到这些好诗而感到愉快。

十三年前，我曾在成都瞻仰过工部草堂，在那里塑得我们三位诗人的肖像。中间一位，自然就是我们的杜子美先生，其余两位却是黄山谷和陆放翁，当时曾引起我一种感想：四川的朋友真是好客，他们对于这三位外来的诗人，表示这样的尊重，但何以对一位确实实生长在四川的李白乃独付阙如呢？我想，假如在杜、黄、陆三位塑像中间，同时也把这位李先生塑上，身着锦袍，高举酒杯，表示他以地主资格，在那里招待这三位远客，甚至连东坡先生也以主人资格一同塑上，成为一个“唐宋五诗人祠”，岂不更为圆满？何况李、杜和苏、黄，在唐宋两代本来又都是好友呢？我想这个设计是不错的，三五年后，我还是要把这个建议向我们的四川朋友们郑重提出的。

我在香港住下来，一瞬间又快到三年了，平日除写些不相干的文字换取一点稿费以外，多的是时间；假如我没有一个欢喜读读书的习惯，我真不知道如何去消磨这个漫长的岁月。一提到香港的文化水准，我真有点悲观：最近一两年，我还是照常的跑跑书店，大致香港、九龙两地，大的、小的、新的、旧的书店，也有四五十家（自然专卖外国书的还不计算在内）。可是不幸得很，香港确实是一个缺少书籍的地方，其情形和台湾不相上下，甚至我把这四五十家书店跑遍了，想找一部像样子的杜诗也不可得，但无意中却得了两

部《李太白诗集》，这已经令我喜出望外了。我这篇《略谈李白》的笔记，便完全是为我自己想多了解一点李白而记下来的，我想对于一个已有研究的读者，是不会有更大的贡献的。

说李白的少年时代，是在四川度过的，考之于他自己的作品，这已经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关于李白真正的籍贯，却自来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或者说是陇西（甘肃），或者说是四川，或者说是山东，甚至还有人怀疑他是外国人的。

“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这是李白自己《与韩荆州书》所说的。他的同时人李阳冰为他撰《草堂集序》，也说他是“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又李白自己《上安州裴长史书》说：“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因为“金陵”两字，有人怀疑这封信是伪托，清乾隆间王琦所作《李太白全集》的补注，则解释“金陵”两字或为“金城”之误，我想这是很合理的。《新唐书文艺列传》也说李白是“兴圣皇帝九世孙，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龙初遁还，客巴西”。所谓“兴圣皇帝”便是李暠；所谓“神龙”，乃是唐中宗的年号。依上述种种，李白的原籍是陇西，即今天的甘肃，大致是很确定的了。

明杨升庵（慎）有一篇《李诗选题辞》，说明李白生长于四川，甚为详尽，他说：“《成都古今记》云，李白生于彰明之青莲乡，而刘全白《李翰林墓碣记》以为广汉人，盖唐代彰明属广汉，故独举郡称云。载考公之自序，上裴长史书曰：‘白少长江汉，见乡人相如大夸云

梦之事，云楚有七泽，遂来观焉。……’又与逸人东岩子隐于岷山之阳，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广汉太守闻而异之，因举二人有道，并不起。今按东岩子梓州盐亭人赵旆，字云卿，岷山之阳，则指匡山，杜子美赠诗所谓‘匡山读书处’，其说见《晏公类要》，郑谷诗所谓‘云下文君沽酒店，雪藏李白读书山’者也。广汉太守则苏頌也，頌荐疏曰：‘赵旆术数，李白文章’，即其事也。……”又李白《与韩荆州书》说：“十五好剑术，偏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在《上安州裴长史书》里也说：“常横经枕籍，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其时李白已和许圉师的孙女结了婚，住在湖北的安陆（即他岳家的所在）已经有三年之久，这件事在他上裴长史书里，也说得很明白。可是在他结婚许氏以前，他已经有过“南穷苍梧，东涉溟海”的事实；在扬州不到一年，便花了三十余万；又同一位四川朋友吴指南游过洞庭，吴死以后，他又到过金陵。由此推算，他离开四川的时候，大致在二十以后，最迟也不会迟过二十四五。他离川以后，便没有回去过，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凡他在四川写的一些诗，都是他早年的作品。

“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雨浓。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

这首诗题是《访戴天山道士不遇》，而所谓“戴天山”，就是李白故乡彰明县的康山，然则这首诗是他少年时期的作品，是毫无可疑的了。（参看李长之所写

的《李白》)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这大致便是我们这位青年诗人最初离开四川到达湖北的得意之作。

“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

这无疑更是他晚年流寓宣城怀念他故乡的作品了。

又在李白所有的作品中，咏到月亮，提到峨眉的地方，往往都是最优美，最自然：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峨眉山月歌》

“我在巴东三峡时，西看明月忆峨眉，月出峨眉照沧海，与人万里长相随。……”《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

像这样的句子，尤其是我们这种曾到峨眉山看过月亮，也曾在青衣江（即平羌江）上坐过木船的人所最能欣赏的了。

根据上面所述的种种，则李白故乡之确为四川，还更有什么疑问呢？

在这一节中，我还有附带的几句话想说一说：去年李长之先生所出版的这本《李白》的小册子，他把《听蜀僧濬弹琴》这首诗，也作为是李白少年时期的作品，我看似乎可以斟酌，这首诗的全文是这样的：

“蜀僧抱绿绮（琴名），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不

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

不说技术这样老到不像是少年之作，假定说这也是在他未离四川以前作的，根本也就无所谓“客心”了。

《旧唐书》以李白为山东人，大致是根据元微之（稹）《杜工部墓志铭》的两句文字：“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而微之之文，大致又根据杜甫的两句诗：“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李白住在山东很久是事实，但《旧唐书》说李白“父为任城尉，因家焉”却是很可疑的：范传正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叙述李白的家世，明明说：“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按碎叶为西域城名，隶安西都护府），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故自国朝已来，漏于属籍。神龙（唐中宗年号）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通其邑，遂以客为名，高卧云林，不求禄仕。……”同时我们在李白的作品中，也很难发见提到他父母的话，这可看出李白的家世，确有几分神秘，而说他的父亲做过“任城尉”，当然是更不可靠了（李白自己有一篇《任城县厅壁记》，也完全没有提到这一层）。

有人怀疑李白是外国人，这大致是由于陈寅恪先生一篇《李太白氏族之疑问》的文字所引起（原文见清华学报十卷一期）。这篇文章我不曾见过，或见过而没有留意，现在手边又没有，陈先生的论点如何，我不得而知。但我想，怀疑李白是外国人，也许比怀疑墨翟是外国人更不为无理：一、根据他同时人李阳冰的